

孙犁
·
新诗选



孙犁新诗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孙 犁 新 诗 选

孙 犁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 7/8 扉页2 字数50,000

1991年1 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06-0686-7/I·604

定价: 2.90元

目 录

海鸥	1
燕雀篇	5
猴戏	9
蝗虫篇	16
吊彭加木	23
柳絮篇	28
一朵小花	35
窗口	39
印象	47
灵魂的拯救	53
希望	60
眼睛	65
老树	68
作家之死	72
童年	76
天使	80
海边	84

海 鸥

我第一次见到海鸥，
便以为这是一种神鸟。
它的洁白的羽翼，
翱翔在海洋的波涛之上，
回旋在太空的云雾之中。
它不食人间烟火之物，
从不飞近红尘闹市的上空。
它对人世，好象一无所知，一无所求，当然也
一无所有。
它对于人，缺乏警惕，不知逃避，
也没有人恫吓它，投掷它，驱逐它，
或在它的身上引起贪欲。
我曾见到有人平白无故地射杀了一只海鸥，
这种人只能看作是禽兽之余。

二

同居的人给我买了一只马蹄表，
名叫海鸥，
不久，又把它推落在地上。
表不能报时了，
室内失去了节奏。
有一天，一个少女叩门，要为我修理，
我一见很陌生，几乎把她的盛情拒绝。
她终于坐在我的台子前面了，
庄严郑重地，拆卸了小表，
我递给她一个茶盘，又铺上一片白布，
她还是遗落一个小零件在桌子上。
她心不在焉，她用白布把小表包裹起来，
说是要送给师傅。
她微笑着巡视我室内的花草，
然后告辞。

三

阴晴不定，风雨不止，
我的处境很是艰难。
同居一室的人也走了，
少女也不再来了，
小表还是不声不响。

我从它的牌号想起了海鸥，
我问道：
海鸥，
从外表看，
你是如此娇嫩，
象春花秋月，
霓裳羽衣。
但你并非候鸟，
不在寒暑之间趋避。
你为什么从来不避风雨，
而能与风雨相狎，相习？
你害怕当空悬挂的烈日吗？
你栖息在大海远处的岩石上，
你听惯了波涛汹涌的声音，
这就是大海生命的节奏吗？
大海曾否有过叹息？
它有什么爱憎吗，有什么遗憾吗？
小表不能回答。
它的创伤并没有得到医治，
而斗室之中并没有真正的海鸥。

四

大海当然无所不包，
因为通向它的身上，有无数河流渠道。

流到这里的，有清有浊，有美有恶。
大海的波涛鼓动，也是来自它的心脏，
它的呼吸，就是潮汐，
配合着日月的消长。
它冲击岩石，然而岩石不动。
凡是可以动摇的东西，都被海水冲垮了，
岩石挺立在海岸，
海水对它无可奈何。
海水冲上来，又退下去了。
你说是冲击也好，爱抚也好，亲吻也好，告别
也好，
海水存在，岩石就存在。
夜晚：我在海边散步，
海水的声势多大，多么吓人，
水不断溅到我的衣服上，
我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岩石。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

燕 雀 篇

在乡村

燕子象远方来客
最受欢迎和照顾
我小时母亲就对我说
不能玩弄燕子
那样就会坏眼睛
即使光屁股小燕
从窝里被挤落在地下
母亲也要爬高把它送回窝里去

我家屋门的上亮
专为大燕留了一个小口
让它们随时飞出飞进
家家如此
大燕无后顾之忧
急急忙忙修窝、产卵、喂小燕

然后又飞走
对待家雀
却完全不是这样
每个小孩，人手一只
或大或小
不分冬夏，玩死为止
你说燕子长的就那么漂亮
也不见得

这是在乡下
当我进了这个大城市
有一年春天去游开洼
那里燕子真多啊
简直是铺天盖地
有人在大洼里
支架上很长很长的网
网下面绷着几只燕子
成群的燕见它们受难
就扑了下来
网一落，就捉住几百只
拍打死放在麻袋里

我问别人
捉这些燕子干什么

人家告诉我
这就是大馆子里卖的铁雀
麻雀没有燕子好捉
也没有这么多货
就用燕子去烧烤
我看了看捉燕子的人
眼睛都很好，并没有坏
从此我再也不吃这个城市卖的铁雀

我想
北方农村对燕子的宠爱
可能给它招来了
这场大的祸害
它们在这里生活惯了
以为自己无害于人
以为在蓝天之下
大地之上
不管飞到哪里
人们都会对它们友好
这是燕子的一种幻觉

麻雀就比燕子聪明
不要看它们常常被孩子们玩弄于手掌之中
还记得那一年对麻雀的扫荡吧

全国动员，如临大敌
敲锣打鼓
上房爬树
摇旗呐喊
到处驱逐

麻雀
或飞向深山岩洞
或在老窝潜伏
那一天我在青岛见到
筋疲力尽，坠落到地下的
都是一些娇嫩的黄雀
事情平息了
麻雀又飞了出来，飞了回来
仍旧唧唧啾啾
满檐满树
食麦啄谷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下午

猴 戏

——童年纪事

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
丁字街处有一处广场
春节期间
农民们闲着没事
吃过午饭
就到这里来
背靠北墙晒太阳

西街口来了一个卖艺人
这人有四十多岁
穿着山东农民的粗布服装
他牵着一个猴子
身后跟着一只黑色小巴狗
身旁还有一只小山羊
手里提着一面小铜锣

肩上背一只白木箱
在丁字街头
他把箱子放下
向一位老者鞠躬行礼
把一束竹筷子
交到老者的手上
然后在地上钉上一根铁橛
把猴子拴在上面
就绕着圈子打锣开场

村里的男女老少
都围了上来
老者分散着筷子
叫妇女们回家去拿干粮
嘱咐说，多拿一些
走江湖卖艺很不容易
挣些干粮回去
一家老小才能度过春荒

这时小巴狗已经开始表演
不过是跳绳、打滚、钻铁圈
也没有什么好看
小山羊垂头闭眼
在一边很是安闲

这里家家养着山羊
更不是什么稀奇新鲜
只有那只猴子
农村少见
它坐在铁橛上
不断眨巴着两眼
这里不是都市
更不是公园
这里没有游览者
投给它苹果、饼干

这是一只老猴
缺乏营养
它的宿毛并没有脱净
还有一些象破毡条
挂在它的身上

最可怜
是它脖项上锁着一条铁链
因为长年磨损
那里的毛已经磨完
猴子用双手把胸前的锁链托起
这样来减轻它经受的苦难

然而，它的节目开始了
卖艺人围着场子走
敲响手中的小铜锣
拿锣槌的手里
同时还握着一条皮鞭
猴子顿时紧张起来
它有些颤栗，非常不安
它的眼睛惊怖地望着卖艺人
注视着它手里的皮鞭
卖艺人的眼睛
转向猴子时也很可怕
他把手里的皮鞭微微一抖
那猴子迅速站立起来
拖着铁锁绕着铁槓转

卖艺人唱起来了
他唱道

打开百宝箱
戴上紫金冠
又把皮鞭一抖动
望了猴子一眼

猴子吃惊地奔到木箱那里
掀开盖子

把一顶缀着珠子的王帽戴在头上
卖艺人唱着

穿上黄龙衣

来到金銮殿

猴子回头望望他

愤怒地龇了龇牙

又穿上一件黄马褂

王帽已经破烂不堪

黄马褂也有不少破绽

但既是穿在猴子身上

这已经是最精采的表演

因为长年坐铁枷

猴子的臀部磨得很亮很红

孩子们突然喊叫、

猴屁股着火了

猴子用两手护着身后

表现了非常的不安和惊恐

卖艺人转身

向儿童们作揖

请他们不要再这样起哄

然后是猴子骑羊